



飛岳

著樵一顧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飛 岳

著 樵 一 顧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重慶第二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上海初版

(87104.1 滬報紙)

岳

飛四幕一冊

定價國幣

壹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作者

顧一樵

發行人

王雲五
重慶白象街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印刷廠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毛鵬基)

岳 飛 (四幕劇)

劇中人

岳 飛

韓世忠

梁紅玉 (韓夫人)

牛 皋

張 憲

岳 雲

旗牌官

衛兵數人

朱仙鎮鄉民多人

秦 檜

王 氏 (秦妻)

若 蘭 (秦婢, 倪完女)

万俟卨

何 鑄

王 俊

哈迷蚩 (金兀朮軍師)

倪 完 (秦僕, 獄吏)

秦僕數人

地點及時間

第一幕 朱仙鎮軍營中 南宋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

第二幕 朱仙鎮營外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

第三幕 臨安秦丞相府花園別墅 同年八月二十五日

第四幕 臨安秦丞相府地窖密室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

第一幕

地點 朱仙鎮軍營中

時間 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暮。

（宋軍岳元帥營，衛士雄糾糾站立兩旁。營中往來傳令兵甚忙碌，空氣緊張萬分。忽有一美貌小將縛手上，要見元帥。此小將便是岳飛的兒子，岳雲。）

老兵 小將軍爲何這樣？是誰綁的？

護兵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，爲的是打了敗仗，要請元帥定罪呢？

老兵 小將軍不要這樣。勝敗兵家常事，即有差池，軍法亦不致於深責，還是先鬆綁罷。

岳雲 國家大事豈可兒戲？我戰敗回來，豈有面目見元帥嗎？你們要鬆綁，我只好先自殺了啊！

（衆正要動手鬆綁，只得停了，呆呆相對。）

（旗牌官自內上）

岳雲

（向旗牌官）請見元帥！

旗牌官

小將軍，遵命。可是元帥不在帳內，待我到營外去探報。

（旗牌官下）

（馬蹄聲響，來了大戰黃天蕩的老將韓世忠和擊鼓助戰的女英雄梁紅玉。）

韓

（先開口）賢姪，為何這般模樣？待我向元帥討個情，包管不妨事的。

岳雲

韓伯父，韓伯母，小姪引兵敗退，罪該萬死。

韓

賢姪，你人馬可曾損失？

岳雲

人馬倒沒有損失，祇是未能取勝。

韓

那麼你跟老夫再領人馬前去殺敵，豈不好將功贖罪？我剛才聽到諜報，說敵軍遇了埋伏。現在我們去抄他後路，讓敵軍過黃河不得，豈不是好？

梁

當年我們在黃天蕩殺敵，現在節節勝利，居然殺到黃河邊，我們怎能輕放他們。賢姪，

趕快鬆綁上馬，老身仍去擊鼓助戰啊！

（旗牌官上）

旗牌官 我軍大勝了。

（衆欣喜鼓舞中，來了威震四方的岳爺爺，得意洋洋上。）

韓 元帥請了，愚夫婦在此恭聽捷報。

岳飛 這是一個大勝仗，敵人多過不了黃河了！

（看見岳雲綁着跪在前面）雲兒，爲何這般模樣！

（問衆）是誰綁的？

謹吳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。

岳飛 哈哈，這是什麼道理？

岳雲 啓稟父帥，孩兒敗兵於金，罪該萬死，請父親從嚴發落。

岳飛 哼，我吩咐你誘敵深入，許敗不許勝，你有何罪？

岳雲 父帥常說：「智仁勇信嚴」是軍人的五德，而「信」同「嚴」缺一不可。孩兒這次敗退，天下人誰不以爲有罪，父帥豈可寬容，貽人口實？

岳飛 說得有理，罰打軍棍一百。

老兵 元帥在上，小卒情願替打。

衆將士 小將軍奉命而退，請元帥不要罰了有功的人。

韓 難得你們父子如此正直，但衆將士如此請求，就免罰了罷。

（韓爲岳雲鬆了綁。牛皋莽撞上。）

牛 元帥元帥，我打了大勝仗了，殺得敵人狼狽而逃，只可惜我們沒能追上，金兀朮哈迷蚩還是跑了！

岳 牛將軍，你現在還服不服本帥的調度？本帥叫你接應，你偏爭着要打先鋒，你險些誤了大事啊！

牛 我爭着打先鋒不爲貪功，只因爲小將軍鄆城大戰十分辛苦，近來調給他帶領的又

都是些新兵，萬一臨陣退敗，豈不犯了過失？

岳飛 這也是你的好意。但是，你可知道我吩咐雲兒許敗不許勝？我又恐他貪功好勝，故意給他些新兵，好讓一個退走，大家跟着退引，誘敵人深入，來中我們的埋伏。

牛 真是佩服元帥高明。我牛皋是一個粗人，不懂這許多奧妙。

岳 這亦沒有什麼奧妙，運用之妙，在乎一心而已。

韓 元帥智勇材藝，古時的名將都望塵莫及。潁昌大勝以後，又有這次朱仙鎮的大勝，眼看着舊京就可以克復，蒙塵的二聖亦可以救回來了。

岳 韓元帥韓夫人說得很對，但是，茲事體大——

（岳飛示意衆退。）

韓 岳元帥有什麼機密相商？

岳 韓元帥，梁夫人，你們還記得我的恩師宗澤宗老將軍嗎？

韓 自然記得，當年金人攻汴梁，宗元帥帶了隊伍連夜趕去，可恨金兵已經攻破京城，還

把二帝都擄了去。宗元帥從此憂悶成病，直到臨死都忘不了要渡過黃河去。

宗元帥臨死還說：「過河呀，過河呀，過河殺賊呀。」我當時曾經答應他說：「老將軍請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你的志願就是了。」

記得岳元帥當年同河北按撫使張所說過「國家的根本在河北，河北不能收復，永沒有安甯的日子。」這話真對極了。

岳元帥，韓夫人，剛纔我想起了宗老將軍的遺言，我打算就乘勝渡過黃河，二位高見以爲怎樣？

這自然再好沒有了。

岳元帥，渡過黃河去，恐怕接濟不容易，那邊倘然沒有接應，恐怕不大妥當。

黃河以北的豪傑，我經已派人去結納，等到過河以後，各處義軍都會發動。

聽說金兀朮亦在就地徵兵，確實不確實？

哈哈，老百姓沒有不向着大宋的，只要我們打過去，連他們已經強迫徵到的兵就都

會反正過來的，現在金人的號令，從燕京以南，沒有一處地方能行得通，連金兀朮都不能不承認，自從開戰以來，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敗。

韓 岳元帥，你佈置得太好了，你的威名已經震破了金人的膽，你的智謀已經深入了敵人後方，我們若能在黃河南北各地約定日期，一同舉事，一定可以成功。

梁 我自從當年在黃天蕩擊鼓助戰，無時無刻不夢想要飛渡黃河，現在到了黃河邊，我却覺得過河要十分慎重。黃河究竟是天險，我們越過了黃河，萬一後面斷了接濟，那怎麼辦？

岳 韓夫人，高見很對，我所擔憂的就是這個。（思索說）韓元帥，現在朝中當權的人，我們可能相信得過？

這個難說。秦檜那人真有點捉摸不定！

秦檜鬼鬼祟祟固然捉摸不定，我們當今皇上也未必願意岳元帥渡過黃河吧！

岳 韓夫人，皇上對我可算信任到極點，皇上曾經召我到寢殿，囑咐說「中興之事，一以

委卿。」出師以後，皇上又有手札，說「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遙奪！」這手札同當年皇上當面所說的「進止之機，朕不中制」一樣的信任，一樣的咐托。

韓

皇上這樣信託岳元帥，就請全權決定，便宜行事，不必管秦檜的主張。

梁

皇上要岳元帥打退金兵，自然是真的，否則大宋的江山從何保起呢？但是，「黃河爲界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，倘若過了黃河，把二帝接了回來，試問當今皇上是否願意

讓位呢？

韓

唉！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——這倒是一個疑問？

岳

真的，皇上難道不願意二帝回鑾嗎？

梁

這個我們也無從斷定。但是秦檜是仗着當今皇上纔得勢的。他一向主張和，朱仙鎮的勝仗他知道了還未必高興。

韓

秦檜一向心裏主張和我倒相信。他總以爲我們的兵力打不過金人。但是現在打了勝仗就不致於主和了吧。

梁 我看越是打了勝仗，他越會主和！

岳 韓夫人，請教爲什麼秦檜看見打了勝仗，反而越要主和？

梁 打了勝仗，乃是元帥的功勞，成了和議，方是丞相的本領。皇上從前要把「中興之事，一以委卿」，秦檜已經懷恨在心，現在聽見元帥打了勝仗，難道不會更嫉妬嗎？何況他同金人有勾結，元帥不可不小心呀！

韓 對了，秦檜從前受過金人的豢養，也許同敵人有來往，敵人不足怕，可是內賊不可不防。

岳 我從出兵到現在，從來不怕敵人。當初在張所按撫使部下，在太行山打死了金將黑風大王，後來杜充放棄中原，退回建康。我在廣德六戰六捷，活捉了敵將王權。金兀朮攻建康，我在牛頭山預先埋伏，黑夜中混進金營，金兀朮大敗而退，從此不敢再渡過江來。後來皇上准奏，分兵鎮守河南陝西，封少保，河南北各路招討使。金兀朮約同龍虎大王和蓋天大王調集了幾十萬大兵，圍攻鄆城，我派岳雲出城迎戰，岳雲提了兩

柄鐵錘帶兵直衝敵營。金兀朮雖然有一萬五千匹「拐子馬」，被我軍用快刀斬亂。蘇的方法把馬脚都斬了，幾乎全軍覆沒。金兀朮亦幾乎被我們活捉到。現在經過了潁昌之戰，乘勝追到朱仙鎮，滿心指望着不日渡過黃河去。但今天談起我們朝中當權的人——秦檜，我岳飛只有一嘆息了。唉！

元帥難道也覺得秦檜不穩嗎？

岳 韓

（目視左右無人，沉痛說）韓元帥，梁夫人，老實說我不能相信秦檜——這個人表面上很聰明，很能幹，實地裏既沒有骨氣，又沒有操守，他只曉得見貌辨色，看風轉舵，皇上要東他便東，皇上要西他便西，他的狠毒過蛇蝎，他的狡猾勝狐狸，結黨營私，貪污妄爲，從前他曾受過金人的篆養，現在他倒來作宋朝的威福！

韓 梁

元帥所說，一點不錯。元帥不但用兵是神算，論人也精明極了。

我本來不大相信秦檜，但是我總以君子之心猜度別人，我只想文人爲相，不懂武事，自然不免懦弱一點，不曉得他竟是這樣一個小人！

第一幕

梁 唉！張邦昌認賊作父，投降了敵人，已經不容於天下。秦檜乃是我們宋朝堂堂的宰相，

竟敢私通外國！

岳 韓元帥，韓夫人，秦檜私通金兀朮是千真萬確的，我有證據在此——真的？

（岳引韓梁入內帳下）

（張憲押哈迷蚩上，哈學穿着諸葛亮式道袍，但總不免有些番氣。牛皋見了番賊，正如餓虎見了羊一般。）

牛 番賊，還不跪下嗎？

哈 （態度倔強，說着番音的中國話）我看你們早晚要投降我們大金朝的，還是好好待我以上賓之禮，我將來包管還可以保你們升官發財呢？

牛 胡說，還不下跪，你要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嗎？（說着便要自來動手）不要這樣，麻麻虎虎罷。

牛 我牛皋從來不麻麻虎虎，今天非剜你的心肝不可！（真要動手了）

哈 （跪下哀求）元帥，饒命罷。

牛 （衆皆看着好笑，牛皋放了手坐起堂來。）

牛 不要做醜態了。本將軍且不殺你，快快通報姓名來。

哈 我叫……

牛 番賊，不許稱呼我……我……的！

哈 那麼……該稱呼什麼？

牛 應該自稱番賊，小賊，或是小番才對。

哈 小番……小番名叫哈迷蚩！

牛 （聽了笑不可仰）好一個名字……哈……哈哈……哈迷蚩，哈哈，哈哈。

哈 （笑聲嘈雜間，岳韓梁上，牛皋慌忙讓開。岳韓梁坐在正中，牛皋岳雲等侍立兩旁。）

哈 岳爺爺在上，小番哈迷蚩有禮了。